

狂風暴雨

莫爾斯 拉塞斯著

時代出版社

狂風暴雨

(第一部第一卷)

蘇聯 拉 齊 斯 著

劉 華 雲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Вилис Лацис

БУРЯ

Роман в трех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時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錦繡胡同十四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源豐裝訂所裝訂

1954年12月北京初版 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43 1/32 印張：9—3/32

1—40,070冊 226千字



作者像

目次

第一部 第一卷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五
第三章	一七
第四章	一三
第五章	二七
第六章	二五
關於拉齊斯及其「狂風暴雨」	二七

第一章

自里加開往濱海區的火車上擠滿了人。卡爾·茹布爾一路上只好站着。過了布里耶丹涅車站，可以坐下了，但偏巧又坐在兩個非常注意愛惜自己衣服而樣子傲慢的人中間。一個人時時刻刻整理着灰褲子上的褶襞，而褶襞竟熨到這樣完美的地步，儼如磨快了的刀刃；另一個人老是摸索着仔仔細細打好的有條紋的領帶，抓着膝蓋上的倒放着的硬草帽，這是爲了叫大家看到帶有公司商標的白緞裏子。「傑克·阿羅斯密斯——紐約」，茹布爾看了看商標。「大概是個海員，也許是個推銷人，或者簡直是個花花公子——在炫耀私運入口的帽子。」於是他便不由得想起阿達烏卡交易所裏自己的同事，矮胖子崩捷來了。這個人上衣或大衣口袋裏，總是突出着幾份英文或法文報紙，雖說崩捷連半個法國字和英國字也不認得。這也是各人的一種瀟灑作風。茹布爾微微一笑。就拿他自個兒來說吧：這些旅客與他有什麼相干呢？一些陌生人，跟他一點兒關係也沒有，到晚上他就把他們的存在給忘在腦後了，——可是當他們中間一個人又在整理褲子上的褶襞時，他還是不由地瞧了瞧自己的膝蓋，從近旁那個人身邊移開一點兒。別給人揉皺了，——要知道，他的全部莊嚴，都在這身毛料子衣服上！

他又微微一笑，——這次是憂鬱而痛苦的微笑——倒楣人的微笑。的確，他沒有狂歡或自傲的特殊理由。他已經是過了三十二歲的人了，可是老實說，他是什麼樣的人呢？他沒有固定工作，是沒有希望取得國家機關或市政機關編製內職務的那羣人中的一個。將來，無論是工齡，無論是因積年勞績而領取養老金的希望，都一無所有。你原來受了中等教育，你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容易讀完了大學經濟系一年級，後來在一個叫什麼阿達烏卡的人沒有以月薪五十拉特，僱你在他交易所混事的時候，你便算是個失業知識分子了。

一個辦事處竟冠以虛浮傲慢的「所」的名號；每禮拜六，而在特殊場合下，也在禮拜三，「雅烏納卡斯·澤尼亞斯」報和「布里瓦·捷麥」報上便會出現關於陽光充足的好住宅的廣告，說在這個所的協助下，能够在里加任何一個區裏租賃到這類住宅。阿達烏卡每季都在奧爾柯夫那兒做新衣服，他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禮帽，出現在報界的舞會上，並且在第二天各報都登載照片，在這些照片上，這個活動家出現在工商業巨擘中間，而有時他的腦袋甚至從大賓尼雅明或烏里曼尼斯本人身後探出來，這樣一來，阿達烏卡就快活得心花怒放了，他那豐滿的面頰便要變成玫瑰色，紅潤好幾天。他享受着生活中的樂趣，他是幸福的。他在市中心有一座五層大樓，在陳達里有一處別墅，有一輛坐七個人的「比尤尹克」牌小汽車，他有兒有女，有個患糖尿症的太太……是呀！還有一個他常常偷偷摸摸去拜望的纖小的黃髮女子。

當「在後台」月刊的出版者杜平在自己的小品文中，十分露骨地暗示著名交易所經理阿先生的秘密情人的時候，——阿達烏卡便在電話簿上找到他的電話號碼，拿起了聽筒。大約花了二百來拉特——事情就辦妥了。

茹布爾却要在大街小巷裏奔走，尋找貼在玻璃窗上召租空房的白紙條，詢問掃院人和房屋管理人。他

仔細地研究了所有居住很不舒適的房屋；那兒時常換房客；那兒永久見不着陽光；那兒一個禮拜只供給幾小時熱水；那兒房價高，並且要賃借人掏腰包花很多錢修理房子。碰到運氣好的時候，他除了月薪以外，還會多領二、三十拉特，那時他便買件新襯衫，買條領帶，再買上半打小手巾和一張電影票。但是，唸完中學，研究經濟學，而以後却來尋找空住宅，或者去說服某個人，使他相信黑暗而潮濕的房間也有好處（特別是在炎夏的幾個月！），這能值得嗎？幹這個行當，只要有點放縱不羈的本領，只要有一張能說會道的巧嘴就行了。反正交易所裏的最會鑽營的經紀人，過去和現在仍是崩捷——就是那個口袋裏老是放着外國報紙的崩捷——雖然他不是個有滿肚子學問的人，他在發薪單上費了大勁才簽出自己的姓名。甚至沒有什麼值得羨慕的……

開門見山地說，茹布爾並不羨慕阿達烏卡有「比尤尹克」牌小汽車，參加報界舞會，以及跟「在後台」雜誌出版者的複雜關係。倒不是已故的父親向他灌輸過安分守己的生活理想，雖然老茹布爾在鋸木廠幹活一直幹到老死，他從兒子小時候起就諄諄勸導他，在生活中應該知足。一個人只要能在職員打着領帶、提着皮包去辦公的可靠機關中有個固定職位，有養老金，就別存什麼奢望了。

「當你完全能够獨立自主的時候，你再娶媳婦。千萬不要一碰到女孩子就把她娶回家來，先要細細看看，打聽打聽，她有些什麼東西。要娶個窮閨女，容易得很，娶進門來要給她穿吃一輩子。娶媳婦，就得娶個獨生女兒，她父親鄉下有相當的家業，——那時候，就可以一分一文地攢幾個錢，以備不幸的日子

用……愛情！難道嫁粧就會妨礙愛情，難道沒有嫁粧搞愛情就更牢靠？哪本書裏這樣寫的？」

老頭埋在馬爾德諾夫墓地上老婆的墳塋右邊，已經六年了，看來，父親的教訓對兒子沒有好處，——他直到今天還沒有能够找到固定的工作；直到今天還沒有碰到一個應當把財產帶到他家來的姑娘。生活也沒有爲他帶來幸運的良機，好使他走上康莊大道。

車廂裏悶熱，散發着汗味。七月的陽光照着割過的草地以及它上面晒着的乾草。一匹灰色的騾馬一邊把臀部在小白樺樹幹上擦着癢，一邊用尾巴打着糾纏的小蚊子。小白樺樹搖晃着，碧綠的樹頂顫抖着，彷彿小樹在竭力迴避着那個不邀而來的女鄰人。

兩個少年學生吮食着巧克力糖，偷偷地細看着年輕的女人。

「上個星期天，可真好極啦，」一個少年學生急忙忙地講述着。「我洗了三次澡。有一次，一個浪打在我身上啦，正好灌了一滿口水……呸——鹹得真够噁……」

「可不能這樣，萊蒙，」一個瘦瘦的中年女人厲聲地勸阻着三歲光景的小孩。這個小孩子伸着小手去抓坐在旁邊的一個老頭的紅耳朵。「這樣不行，伯伯會生氣的。」

孩子仍舊笑着，繼續去抓那紅紅的、大得異乎尋常的耳朵。這隻耳朵的主人用報紙遮住臉，打着瞌睡。

車廂裏有各種各樣的人。有垂頭喪氣的人，有興高采烈的人，有沉默寡言的人，也有空話連篇的人。茹布爾一個人也不認得，他在這一大羣人中間感到疲倦、無聊。無論他們的事業，無論他們的談話，都涉及不到他，也引不起他的好奇心。「但是，他們這些人都在想着什麼事情，都在渴望着什麼事情；某種希

望，某種必要，使他們今天離家，來到這個車廂裏，他們中間每一個人都盼望今天會體驗到什麼。他們哪一點不比我強呢？……」茹布爾想着。

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個星期天。在這種日子裏，很多里加人都到濱海區來。茹布爾也來了。一個人既然活着，就該作點什麼事，——他需要這樣做也好，或者不需要這樣做也好，對他有利也好，或者沒利也好。真的，他怎麼會知道這點，如果他沒有生活的樂趣，甚至不曉得明天生活會怎樣。

茹布爾不了解這點。他不過活着罷了。他在混日子。

二

茹布爾在陳達里下了火車，逕直往海濱浴場走去。他很快就感到漿硬的領子和黑皮鞋很不得勁。從被太陽灼炙的沙丘上，發散出難忍的暑氣。哪怕颳陣微風也好啊！松樹聳立着，連一個小枝兒也不擺動。海灣裏的水像凝結住似的，甚至在最遠的淺灘那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底。

茹布爾立刻出了一身汗。他學別人的樣，脫下上衣，慢慢地朝着馬依奧里方向走去。真的，在沙灘上伸開四肢躺着晒太陽的人中間和衣服堆中間轉彎抹角地走，不怎麼容易。鮮艷奪目的澡衣，五顏十色的睡衣，人的褐色的、黃色的、紅色的以及還沒有晒黑的淨白身體，使他眼睛發花了。瘦瘦的人和肥胖的人並排躺着；一些體格端正、肌肉發達的年青人在龍鐘的、皮肉寬鬆的老人中間走動着。在接近水邊的沙灘上，孩子們玩得很起勁，他們挖小溝，築堡壘，蓋宮殿。

像茹布爾一樣的單身漢，不曉得可在何處置身，老是從海濱浴場這頭到那頭地來回走着。帶家眷的人

在沙丘上總是安身在什麼地方；有些人在曬太陽，一會兒讓太陽晒背脊，一會兒又讓太陽晒着胸脯；另一些人一邊吃着抹了奶油的麵包片，一邊從瓶子裏喝着微溫的檸檬水，來把它送進喉嚨，或者用手絹遮住頭看報紙和畫報。另外一些人熱得疲倦了，便睡眼矍矍地目送着近旁走來走去的人們。

人一脫下衣服，就往往弄不清他們的社會屬性。一個裁縫助手要是臉上帶着非凡的表情，完全可以被聽爲是個商人，而一個體格勻稱的女人體模型，比一個連爸爸的進款都不知爲什麼難以使其嬌媚的工廠主的女兒，更加吸引別人的顧盼。

賣冰淇淋和檸檬水的小販的買賣很好。賣氣球的小販，頭頂上牽着一串串紅的、藍的、綠的晃動着的氣球，在人羣中走來走去，好像是爲了使海濱浴場上的五顏十色更加鮮艷奪目。從工人住的郊區來的少年三三兩兩地遊蕩着——從黑上衣和普通的印花布襯衫上，便可以認出他們來。這羣有進取心的少年們大聲地說着最放肆的話：他們舌鋒尖刻得任何人都放不過。他們向他們細瞧過的姑娘們獻媚，跟陌生人搭訕。只是在出現警察的時候，他們才稍微安分一些。

一批穿白網球衫和戴黑眼鏡的男人迎着茹布爾走過來。他們這幫人的臉上都帶着同樣的表情：他們彷彿厭惡地嗅着空氣，他們的視線在人羣頭上一掃而過，他們的嘴唇都緊縮着。他們不看任何人，也不注視任何人。他們充滿一種個人優越感，一想到凡是願意來的人都有權利到海濱浴場來這一點，心裏就不自在起來。

的確，海濱浴場上有很多各種各樣的人休息。這兒有幹了一星期累活以後來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的工人。可敬的私有者們和投機商人們也到這兒來了，他們希望在海水中和酷熱的太陽下能除掉兩公斤左右的

脂肪。這兒有帶着徵求配偶的女兒的母親，也有意外冒險的愛好者；有悠閒的、愛好觀察的怪模怪樣的人，他們帶着望遠鏡，專門用來從沙丘上眺望洗澡的女人，最後還有這種人，他們哪怕一星期一次都要想盡方法使人認不出他們是什麼人。留着小鬍鬚的店員克拉爾加·戈布拉向女人們投着獵艷老手的勝利的目光，「福克斯特維特吉列」夜總會的一個女郎冒充電影明星，而學生會的大學生的彩色小帽，老遠就在嚴厲地警告：「給未來的墨索里尼讓開路！我們唾棄你們，賤民！」

茹布爾覺得，他左脚的皮鞋開始夾腳了。他在沙丘上找了一個幽靜的小地方以後，便把皮鞋脫了下來。「我到這兒來幹他媽的什麼呢？」並不是這種人羣擁擠和這種人聲嘈雜妨害了他。相反地，他在這兒覺得更加孤獨了。周圍的人們與他井水不犯河水，他與周圍的人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們大家都是這樣：你本來可以用胳膊肘子搗旁邊的人，可是你本人却又離他很遠，遠得好像周必特離地那樣遠似的。但是要知道，我們之間畢竟是有，並且也應該有共同的地方，甚至有時我們意識不到這一點。假如發生什麼事情，假如生活本身使我們接近起來，使我們變成某些有意義事件的參加者，那就會意識到了。但是，難道這種事情每天會發生嗎？……」

茹布爾懶洋洋地想着，不妨洗個澡，何況褲衩還帶在身邊。可是誰給照管衣服呢？報上每天都有洗澡人失竊的報導。那時就要光穿條褲衩回城了。那怎麼行，幹麼要冒險。

太陽晒得頭痛起來了。若隱若現的水的閃光使眼睛疲倦了。茹布爾伸直身子躺在沙上，閉上了眼睛。

越往後想，一種令人苦惱的空虛感覺就越來越強烈地籠罩了他。空虛包圍着他，並且佔據了他的身心。多麼渺小、枯燥而又無聊的生活呀！要知道，彷彿沒有值得苦惱的特別原因，可是，那末爲什麼沒有一件事情使他高興呢！

早在許久以前，茹布爾剛從學校畢業的時候，他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可是十二年來的命運不濟，使他心裏的一切幻想都化爲泡影了。他沒有買過彩票，他不打算中彩，而他用自己的力量所能够獲得的那點東西，是事先就曉得的，是不值得狂歡的。「當然，大多數人都遭到這種生活的命運，很多人的生活更艱難。也許，區別只在於：別人在這種生存中找到了某種意義和滿足，而我呢，却還不能安於這種生活。需要學會幻想，才能擺脫這些憂鬱的思想。」但是，他的內心已經意識到，他最缺少的是社交，是朋友。環境把他從這邊拋到那邊，生活形成這種樣子：他所有的交際很快都中斷了，沒有來得及鞏固，在心裏也沒有留下深刻的痕跡。「宛如落到而頰上的一滴水，被太陽蒸發去了，真是富有詩意的表達……或者像偶然颳起的一陣風，剛吹動了一下枝上的葉子，便向遠方飛馳而去——葉子也就不再發抖了……我也是這樣……我也是這樣……」

他不知不覺地睡着了。從隆起的沙丘上傳來的不大的聲音，把他驚醒了：

「鮑傑，你看這位太太怎麼樣？從眼睛上看來，有點煩悶。」

「一位很不壞的太太，可是，她的指甲却修得不大高明。您允許嗎，小姐？我們疲倦死啦，在您身旁倒可以愉快地休息一下……哈——哈！」

茹布爾還沒有徹底甦醒，他微微抬起身子，以便看清楚談話的人。這人樣子像個花花公子，穿着一身

簇新的灰衣服，留着細心梳得晶亮發光的頭髮，一道髮縫穿過整個腦袋。他大概和茹布爾的年歲差不多，或許甚至更年輕些，雖說他那鼓起的下眼皮證明，他的少年時代並不是風平浪靜地度過的。「他擺什麼臭架子？」茹布爾敵意地想着。

另一個人是個小胖子，有着一對閃閃發光的、滴溜溜的小眼睛。在他們對面，坐着一位年青姑娘，穿着一條藍裙子和一襲樸素的白上衣。她的肩上搭着一條五顏六色的頭巾。這個姑娘用驚疑的目光望着兩個男人。

「你們要幹什麼？」她終於以特別冷淡的腔調問道。

兩個男人只是笑了笑，繼續毫不客氣地細看着她。他們的浪笑也好，他們的放肆行動也好，都表明這兩個紈子弟帶着醉意。

「絕不要跟醉漢打交道，」茹布爾想起了父親的一條格言來。「醉漢比畜牲還壞。他既不知羞恥，又沒有良心。他本人胡作妄為不算，還要拖別人跟他胡鬧。」

最好還是躺着裝睡，或者走開。茹布爾既沒有裝睡，也沒有走開。他向來認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不能不幫助一個陷於困境的女子。加之，這種冒險至少可以使這次到濱海區的愚蠢而沒有必要的旅行有點意義。

「你得不到什麼結果的，鮑傑。大概，施吉格……吓，老頭子已經教會了你一套獻媚女人的本

領。」

「好啦，我們馬上就會看到，」鮑傑露齒笑着說。「小姐，您難道沒看到，我在您面前是怎樣滿口奉承嗎？爲什麼您就不笑一下呢？」

他坐到姑娘身旁，捏住她的下巴。

「阿波爾，你瞧，連粉也沒擦。真是個相當鮮艷可愛的姑娘，只是太厲害了點。」

「她生氣啦，因爲你不會幹事情，」小胖子應聲說道，甚至兩手叉着腰，等着一個誘人的場面。「去你的吧，不用逗弄這位姑娘啦，你使她滿意好了。」

茹布爾不再猶豫了，他跳了起來。

「噯，你們！……如果你們再打擾她……」他大喊一聲，而後又好像驚奇自己的胆量似的，就盡量平靜地加了一句：「你們怎麼不知道羞恥呢！」

「沒有打你嘴巴，你甭給我多嘴，」阿波爾回頭看了看，咬牙切齒地說。「不要鑽到老子手底下來，找着挨揍。」

鮑傑一隻胳膊抓住姑娘的肩膀，一面嘻嘻地笑着，一面把她往自己懷裏拖。

「得啦，你幹麼要扭扭捏捏呢，小乖乖……真的，不值得。你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難道我給像你這樣的人造福還得還少嗎！」

這時，姑娘回頭看了茹布爾一眼。她的視線裏既沒有絕望，也沒有哀求，茹布爾在這一視線裏看到的，只是憎恨和極度的驚惶。他畢竟還是明白了，姑娘把他看做唯一的保護者。

「請幫幫忙吧！」她低聲地叫喊了一聲。

茹布爾忘掉了父親的明達的教訓，忘記了他是阿達烏卡交易所裏每月拿五十拉特新水的經紀人，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他慢慢地、沉着地——雖說他心裏暴怒得完全沸騰起來了——走到鮑傑跟前，抓住他的肩膀，全力一搖，就把他推倒在地上了。

鮑傑鬧了個嘴啃沙，但是他立刻就跳了起來，朝着茹布爾猛撲過去。

「好，招傢伙，你這個流氓！」他上氣不接下氣地低聲怒喝道。

茹布爾迅速地往旁邊一閃，躲過了第一下子，但是這時候阿波爾跳過來幫鮑傑了。從前跟別院的孩子打架的經驗，這時候對茹布爾有用了。打了幾個回合，他就迫使自己的敵人後退了。說實在的，他們在拳鬥方面遠不是新手——他馬上就感到了這一點。加之，他們又是兩個人，當茹布爾和鮑傑算賬的時候，阿波爾便繞到他的背後，用一樣什麼東西使勁朝他脖子上打了一下。

一切都在茹布爾眼睛裏浮動起來……

他醒來的時候，兩個流氓已無影無踪了。姑娘也不見了。每動一動，脖子還發痛。一條褲腿差一點沒有被沿着縫縫撕到頂，而當茹布爾拿起上衣來的時候，兩個袖子却留在地上了。

「絕不要跟醉漢打交道……老年人不是平白無故地這樣說的。現在可高興了……必須在這兒坐到天黑，這種樣子是見不得人的……難道不能試試用什麼把褲腿聯起來……」

但是，那位姑娘究竟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在這種情況下，她怎麼有勇氣把他拋棄了呢？這件不明究竟的事所給他的煩惱，比撕破衣服的念頭還要厲害得多。

他只好在沙丘上坐到天黑；只有在黃昏時，他才敢出現在濱海區的小街上。茹布爾用在錢袋裏找到的別針，把褲腿別住了兩個地方，而把袖子藏到上衣口袋裏，把上衣搭在肩上。他還在爲這次倒楣的旅行生自己的氣，而最生那位姑娘的氣。

「無論怎樣，我總算是從危險中救了她，」茹布爾自忖着。「問題不在感謝上，任何一個正派人都會這樣做的。可是，她呢，她呢，跑掉了，把我扔在孤立無援的境地。要知道，她清醒過來，會握着我的手說：『您這樣幫助我……我的名字叫……』啊哈，你這是在希求什麼呀，朋友……」茹布爾對自己的念頭冷笑着。「立刻就想知道她的名字，順便也想知道她的住址，是嗎？是的，是的。這也就是說，星期一下班以後——直接到裁縫那兒去，那時裁縫會把衣服弄齊整，你就帶着一副莊重而謙虛的面孔，趕忙去找她……好，而後，不可避免的千篇一律的愛情的無數變化中的一種，就會激發出來。光是作個紀念，不更好嗎？」——他斜視了一下撕破了的褲子。但是，這些由於自己的經驗不足而從書本裏或別人的故事中借用來的懷疑的緣由，並不能安慰茹布爾的傷感的自尊心。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冒險——就這樣怪不像樣子地結束了。

茹布爾的記憶力很強。他看見一個人一次，就是過好幾年，還能認出來。他琢磨着姑娘的特徵，回想她的相貌。驚惶不安的目光（「她彷彿不是在爲自己害怕，而是爲孩子害怕似的」——她的表情是這個樣子。」茹布爾心裏想着），帶着果敢表情的小嘴，筆直的鼻子，兩道烏黑的皺着的眉毛，還有一絡落在額